典論

四六談麈

容齋四六叢談

四六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典論

魏文帝曹丕撰
孫馮翼輯

本館據問經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典論序

魏文著典論、據裴松之引王忱魏書、胡沖吳歷皆載之故陳壽魏志言帝好著述所論說垂百篇、即謂典論也、忱書中紀其漢文帝論、雖未明題典論之文、然合以藝文類聚帝王部所引漢武帝論（亦見太平御覽皇王部）及太平御覽人事部漢孝昭論、與忱書相證、知其歷論漢諸帝事、均各爲篇、且觀裴注華陀傳有論郤儉等事、竝文選中論文篇、意與論分目皆以論爲篇題耳、隋經籍志及唐志皆列於子部儒家、爲書五卷、至宋藝文志始不著錄、今緝其逸簡、共存三十餘事、以論文最爲全篇、故編於首、然北堂書鈔設官部載李尤文章賈逵薦其有相如楊雄之風、又藝文部載論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或典論體例固列敍前代作者事迹、而以論建安七子之文終篇、則是篇亦僅存論而軼其敍事矣、文選所載曹家昆弟文詞、多見於魏志注、惟論文僅自今之文人至楊班儔也、裴氏採此十數語而已、至於帝自敍篇、裴注與御覽徵引似亦完善、然如魏太子製百辟刀劒事、未必非自敍篇語、則裴李或有刪節也、（御覽宋李昉撰故有裴李之稱）南荊以劉表子弟有三雅之爵、河朔以劉松有避暑之飲、太醫令張奉與人飲去衣露形爲樂、雒陽令郭珍暑夏召客裸袒使婢進酒、數事竝見御覽、而酒以成禮、過則復敗而流於沈湎、故作酒誨以誡之、北堂書鈔酒食部引此三言、當即論表松奉珍事也、書在曹魏時、嘗刻於石、與太學石經竝列、裴松之戴延之兩西征記竝述其事、（裴氏西征記見魏志注、戴氏西征記見御覽、）隋志經部亦載石經典論一卷、梁劉勰文心雕龍以密而不周譏魏典、蓋不

過陳思序書陸機文賦應瑒文論之流。其中莊論。如君子謹乎約己、宏乎接物、急賢甚於饑渴。用人速於順流。智而能愚、勇而知怯、諸語。前志以列儒家。或取諸此。顧乃尊之爲經。布之太學。無亦妄相推崇。邯鄲淳輩不能免諛佞之訾也。石本六碑。晉時已毀其四。故隋志一卷。自是不全之碑。至宋而簡編竝峽。雖李昉等引於御覽。而晁公武陳振孫皆未言及。則知御覽所載資於修文殿本。非親見典論元書。未得謂宋代尚存也。

考證

魏志文紀注引王忱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疫厲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軀。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厲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譔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太平御覽卷九十三皇王部亦引魏書而止。於無倦句下見魏志注。）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元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陀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賜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宏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委。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愼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帷帳。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

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籍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

又引胡沖吳歷曰。文帝報孫權。使致鼷子裘明光鎧騂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又紙寫一通與張昭。

又三少帝紀注曰。裴松之西征記曰。臣松之昔從征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

又劉劭傳注魚豢魏畧曰。蘇林博學多通。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

文心雕龍才畧篇曰。典論辨要。

又序志篇曰。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魏文述典。密而不周。隋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一字石經典論一卷。

又子部儒家魏文帝撰典論五卷。唐書藝文志同。

太平御覽文部。載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漢建武中立。永嘉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敗。

典論一卷

魏文帝撰　清　瀋陽孫馮翼輯

論文典論逸篇惟此爲全篇故以弁於卷首。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巵、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己。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昭明文選卷五十二）

按昔人引典論以博物志時代最居前。今以昭明所引全篇用弁於首。魏志注次之。其他零簡依時編錄。

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一作弒帝。）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衞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幷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一作多難。）故每征伐。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乎中平之季。長於旅戎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夕體倦。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獻良弓。燕偕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艸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

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餘。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開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艸。遨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胷。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座。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劒。問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內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甚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蕷。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而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鄴正截其顏。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謂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時少所喜。惟彈棊畧盡其妙。乃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人。以付後之良史。魏志武紀注。文紀注。世說巧藝篇注。史記索隱卷二十六司馬相如傳注。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巧藝部。卷八十七菓部。初學記卷九帝王部。北堂書鈔卷

三卷十卷十二帝王部太平御覽卷九十三皇王部卷五百九十二文部卷七百十服用部卷七百四十六工藝部卷九百七十四菓部合錄成篇

按此自敍似亦筒名魏志注太平御覽二書所引較爲完善意林世說注意林等則畧引數語北堂書鈔引皆單句今竝錄之

袁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紹妻劉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魏志袁紹傳注後漢書袁紹傳注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人事部

劉表疾病其子琦還省疾琦性慈孝蔡瑁張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東國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魏志劉表傳注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六宗親部

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竝爲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瀉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宏農董芬爲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

人哉。魏志華佗傳注。又博物志卷五。引譙郡李覃學郤儉辟穀食至人之逐穢乃至于是數語。

陳思王辯道論云。世有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爲調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郤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可以終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王使郤孟節主領諸人。博物志卷五。

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爲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之所在。武帝臣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博物志同上。

君子謹乎約己。宏乎接物。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詩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饑餐瓊蘂。渴飲飛泉。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翼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卽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邱壟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文選注同上。按國卽丹谿。以李善是增。非典論本文。

亡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並盡。文選張孟陽七哀詩注。

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陽。聿修古義。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注。

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賢聖所不能免。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堯崩舜避堯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禹崩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陰事見史記。意林卷五。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乃勤以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剋。意林同上。

應瑒云人生固有仁心答曰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意林同上。

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意林同上。

桓靈之際閹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嬪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意林同上。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汚此其行不齊也。意林同上。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爲己勞求其爲己死求其爲己生。意林同上。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意林同上。

詩刺豔妻書誡晨婦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每見術遂一作泣術果以謂有心益寵之諸姬乃共絞殺之懸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復能寵之髡頭黑面以毀其容。意林卷五。魏志袁紹傳注。後漢書袁紹傳注。藝文類聚卷十八人部。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人事部卷。藝文類聚卷三十五人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人事部。上洛都尉王□以功受封其妻泣于內恐□富貴更娶妻妾。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以酒器名三爵。上曰伯雅。受七勝。一作升。下同。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設大鍼于杖端。有醉者。輒以劘刺之。驗其醉醒。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七人事部。卷七百六十器物部。卷八百三十資部。

人形性同於麁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意林卷五。

余嘗彈碁。晷盡其巧。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意林同上。按此段與魏志注御覽等書所載俱異。

太子箴序云。余蒙降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書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畧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意林同上。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帛。倉廩斎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卽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漢。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勦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隕。元封初。躬抗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欲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

按北堂書鈔卷十三帝王部云。劉單于之旗。探符離之窟。踰長城之阻。登單于之臺。與類聚御覽句異。

又躬抗武節作射秉武節。

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鑑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初學記卷十儲宮部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三兵部。）

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藝文類聚同上軍器部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九兵部卷三百四十六兵部。）

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諸姬害其寵。紿言將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示憂色。必長見敬重。馮氏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姬因絞縊之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葬之。（藝文類聚卷十八人部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

上洛都尉王□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內。爲□富貴。更娶妾故也。（藝文類聚卷三十五人部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七人事部。）

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藝文類聚卷一百災異部。）

急賢甚於饑渴。用人速於順流。（北堂書鈔卷十一帝王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

結繩而治。（北堂書鈔卷十五帝王部。）

洽和萬國。（北堂書鈔同上。）

李尤字伯仁。少以文章顯。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北堂書鈔卷六十二設官部。）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遊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

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北堂書鈔卷一百藝文部。

酒以成禮。過則復敗而流於沉湎。故作酒誨以戒之。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酒食部。

天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其富貴而友道備矣。初學記卷十八人部。

孝文帝慈孝寬洪。仁厚躬修。元默以儉率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美聲蹇於宇宙。仁風暢於四海。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

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裂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舄履。使小大差。跱無不顛倒。僵仆蹉跌手足。因隨而笑之。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八職官部。卷四百九十七人事部。卷六百九十七服章部。

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兩。文以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嚴霜。刀身劒鋏。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二斤九兩。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重二斤二兩。狀似龍文。名曰龍鱗刀。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六兵部。又初學記卷十儲宮部。卷二十二武部。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三武功部。皆引三寶刀事。而語以御覽爲最詳備。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楚越稱太阿純鉤。余好擊劒。善以短乘長。故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煉之。至於百辟。其始成也。五色繞爐。巨橐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爲三劒三刀三七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拊。惜乎不遇薛燭青萍也。其三劒一曰飛景。長四尺二寸。二曰流采。長四尺二寸。三曰華鋌。色似綵虹。長四尺二寸。其三刀一曰靈寶。長四尺二寸。文似靈龜。二曰含章。采似丹霞。長四尺四寸。三曰素質。長四尺三寸。

刀身而劒鋏其三七首一曰清剛長二尺三寸光似堅冰二曰陽文長二尺二寸重一斤六兩曜似朝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六兵部又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二武功部卷一百二十三武功部初學記卷二十二武部文選張景陽七命注並引造劒事語皆略於御覽又二曰流采三曰華鋌書鈔作二曰華鋒三曰流采又華鋌色似采虹白帖卷二作流彩色似彩玉又書鈔曰楚國太阿徐氏七首上世名器又文選注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語亦小異。

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爲周氏體聖考之作氣稟賢姚之胎教周召爲保傅呂尙爲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覩禮義之容宏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興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德與體竝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彫落之民臣無潛身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豈不謬哉。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人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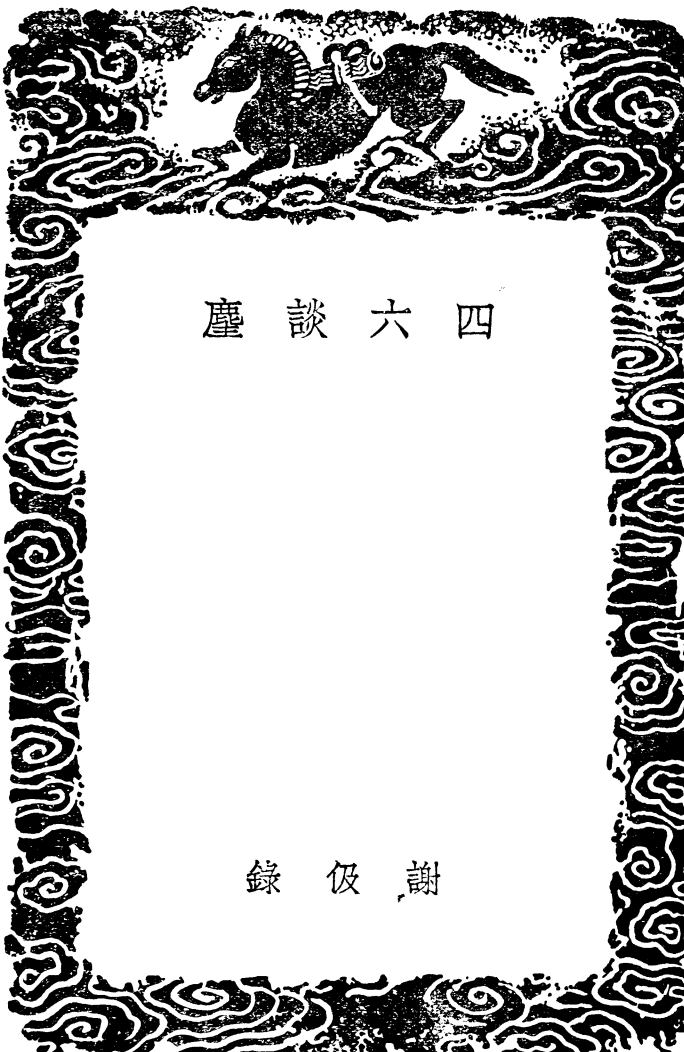
雒陽令郭珍居財巨億。一作家有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被羅穀破之袒裸其中使進酒。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人事部卷八百四十五飲食部。

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於手足相及。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

荆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竝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又設大鍼於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劒刺驗其醒醉是酷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

避一時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荊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七人事部。卷七百六十器物部。卷八百三十資部。又初學記卷三歲時部亦引避暑之飲一事

孝靈帝末。朝政墮廢。羣官有司竝湎於酒。貴戚尤甚。斗酒千錢。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去衣露形爲樂。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五飲食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酒食部。


四六談麈
謝伋錄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學海類編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百川本最早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四六談麈一卷。案此書爲左圭百川學海所刊舊本。卷首但題靈石山藥寮字。不著撰人。書錄解題載爲謝伋撰。考書中時自稱伋。則其說是也。伋字景思。上蔡人。官至太常少卿。參政克家之子。良佐之從孫。所稱道遙公。卽良佐也。其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視王銍四六話所見較深。其謂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格。又謂四六之工。在於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尤切中南宋之弊。其中所摘名句。雖與他書互見者多。然實自具別裁。不同勦襲。如王銍四六話載廖明略賀安厚卿張丞相諸啓。凡數聯。伋皆不取。而別取其爲厚卿舉挂功德疏一篇。知非隨人作計者矣。費袞梁谿漫志曰。謝景思四六談麈甚新奇。然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制。有語忌令貼改事。又載謝顯道初不入黨籍。朱震乞依黨籍例命官事。皆誤。朱制乃有旨令綦處厚貼麻。非令其自貼改。謝顯道崇寧元年實曾入黨籍。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採取。故爲是正之云云。是疎漏之處。亦所不免。然不以一二微瑕掩也。

四六談麈序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槩取便於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敍事之外自爲文章製作混成一洗西崑碎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爲博學宏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往來牋記啓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知予曰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悉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之問可記者輒錄之以資講學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話題爲四六談麈云他時有得當附益諸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陽夏謝伋序

四六談麈

靈石山藥寮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倣之。）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簠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翦。

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衮。雖罄一心。調傅說之羹。難諧衆口。後人改云。雖曲盡於巧心。終難諧於衆口。

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也。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李衞公作文箴。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鵷聯之列。歲時牛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馹一塵。幸至會稽之郡。謝子耆寧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鶵。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其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干泰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椁。王岐公最多。唐李義山別爲四六集。本朝歐陽公亦別爲集。夏英公元章簡書肆亦有小集。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覩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敎語。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啓。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啓云。豈期聖澤。遽陟宰司。

覆鍊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牆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既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此藏本高郭氏祖母之父。時爲四川提刑。

陳後山無己賀梁右轄啓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

廖明略正一爲四六甚工。舊見爲安厚卿舉掛功德疏云。梁木其摧。嘆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圮萬里之長城。其祭文云。昊穹不惠。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楚弗觀寶。盛德且然。小智寧保。先公云。明略平生之學。熟於高氏小史。

李成季昭玘。嘗爲起居舍人。最工四六。漢老之叔也。有樂靜先生集行於世。

參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効難期。

隆祐哀册。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見。答制政房闥。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眚。辭其書。遂以命趙叔問。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郎表云。岩嶤丹闕。如曾清夢之遊。鑑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舊制。曾任監察御史以上皆通表章。

韓子蒼爲舍人。曾公袞以啓賀之。韓答曰。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歎。曾爲浙漕。謝先公啓云。蒸出芝

菌猶能爲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歎逢時之晚

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字文叔通詞也

顏夷仲黃門爲北界幕代梁才父答王履道謝舍人啓云誦佳句新濫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宁之知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峯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闢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桌文縝時爲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末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高麗牋奏比年頗工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之事可達意於明庭願踰朝夕之池獲升聞於行在又問候表云金風已趣於西成方圖平秩日脚暫違於北所適御行朝

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於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

王雲子飛早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云洶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恍芸省之暫游旋從外

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官也。又云。敢期文陛之壹登。所望脩門之重入。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夫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言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失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叔祖逍遙公舊爲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啓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遊而足矣。有雜褐事類號武庫兵火後亡之。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代作謝啓云。念昔先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黨。上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宜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

調。

程門高弟如逍遙公、楊中立、游定夫、皆工四六。後之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其然乎。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愼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無替於悊功。

趙丞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釜狀元啓云嘉禾當御輒先農父之膏神龜傲靈偶出豫且之網。

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宸恩特異錫仙宴於公郵方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泡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楓庭切願於獻君。

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睠茲摘山之利蓋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生何幸願還畎畝之中。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張達明澂行。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蚤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常殿中子然瓌作銘志碑碣極高古而不工四六嘗作謝宮祠表詞語云云京師議之晁叔用嘗勸其多作古文少作詩無爲四六也仍幼時以蘭亭修禊序求跋今載於此曰右謝仍景思手自軸標以示常瓌子然曰近時石本如此本者亦絕少後起晚學敢於蔑古以臆自用臨

摹無毫毛法。而精石緻板刊刻不疑。流傳散布見眞者既寡。識眞者又衰。方誤世矣。此本尙可寶也哉。謝景思童年嗜學。師前修。有俊秀氣。未減封胡羯末也。其文今少傳。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祚。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

先公初見上濟州。便欲委以文翰。宋都登極。卽有是除。以祖諱辭。後自台召至建業。初入對。上云再以翰林學士處之。固辭。方拜兵書。其後雖執政。如賜藩鎭大將詔書、討賊勅書牓。猶以委之。

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宣和間。掌朝廷牋奏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合而成篇。多精奇對。而意不屬。知舊事者往往倣之。韓似夫樞密謝故相儀國公賜世濟厚德御書碑額表。令數客爲之。報行者。前一段用伋所爲。後一段用胡承公作。

翟大參以陳通之亂。自越撥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麤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朱異宣諭七閩。勑江夕拜常循俗異。宮朝廷薄其罪。止令分析。江謝表云。盡鼈鮮更日之歡。復擁笏垂魚之樂。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爾惟元孫。予曰伯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告之

詞忽同於方召。

方彥蒙上時相啓云。三已無怨。雖知衆口之爍金。萬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偏。

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窻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習蠻夷之風教。遂忘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儻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汪退傅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大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

康平仲執樸。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伋云。想望夷門。未泯忽忽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何文縝以曲學龍三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於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學。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嘗天子之從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其賀朝會表云。繄昔艱難。孰測聖人之勇。迨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爲中執法。閩門孝友。嘗彈蔡絛。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抨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日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啓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孫伯野傳。論麗人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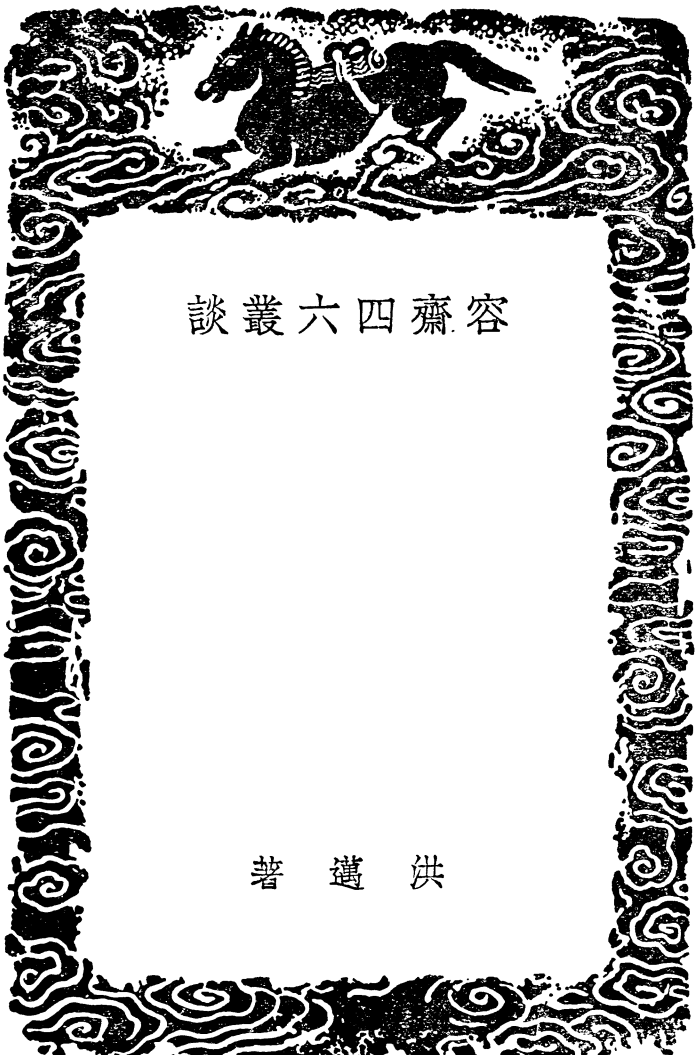
周子武秘。自中司帥越日。伋在崇道外祠。與伋啓云。訪羽人於丹丘。莫繼後塵之雅躅。受釐事於宣室。即期前席之榮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

伋在建鄴時。華藏民老一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化族。志慕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它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邇。仍問政之可期。

趙祖頴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邊。漸覩掛簷之月。楊雄宅畔。蔑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談諧之飲。

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飲欲闌。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無覬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容齋四六叢談

洪邁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容齋四六叢談

宋　鄱陽　洪邁景盧著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于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册。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印。風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敍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轍上飢鷹。終有背人之意。靳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復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乾元。德既超于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幷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甯人有指。敢

弗于從。翟公罷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宴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于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詩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于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慈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知。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詗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

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爲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于庶證。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豕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僕縗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能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于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于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之祭酒。十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于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睨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寒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行。去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

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知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歲星臨于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鬬士倍于晉師。可次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葴商之望。又曰。侯王甯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脩補。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聖神。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啓中興。述雲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幬之恩。間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于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衞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待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輿。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磾仕漢。秺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詞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于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于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

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毛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彥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憶失安邊之傑裴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已廢司彝之供簠簋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曰駕飛龍兮靈之旂具嚴湌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靈叢氏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戍於我何加陽山龍母祠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永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簪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于人者侔于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掞詔曰閫外制將軍方有成于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皋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閒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貴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

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連。風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竟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記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載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搋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裁數端于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甯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恕。曷陟屺之無情。有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于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于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于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于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于束縞。乙

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騭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蹇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騭名在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于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于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卽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廉牧守之明。不能必鑑。次及越騎飲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于要服。遵邱賦于革車。井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于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天生對偶

俚說以紅生白熟、腳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對偶。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

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尙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過無。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語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大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巋嚴爾一邦。故非禨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字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甯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大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興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卽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

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磊磊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使前鬬。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提其手曰。甯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義烈。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攬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聞。尙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于楚辭、惠泝蘭耨、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舳。落霞孤鶩。

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邱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跲精。取彼黿鼉。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擊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鎖鋒鑄鏑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書簽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白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蔓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柁開頭。門巷荊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疏鐘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雁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詰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

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于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駢儷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于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嵩、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温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奬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于寒儒。其可書也。摭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

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牓。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熱惟殿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蠭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璹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賚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當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敍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

緡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衝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卹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議吏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歷歲時敢自意以來歸遂悉還于所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于微文蔽罪本無于他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投拭之科仰服矜憐惟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于報稱引車何事于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望冀于隆寬乃悉還于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瘏宿負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即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遂終於此階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迹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于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僚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

素目視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半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于表賀。又答詔勤劬如此。亦幾于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鎛而去裴度。荒于遊宴。死于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甯中。在太學。蔡薿爲舉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卽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卽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願爲門下之故。方修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間知畫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遞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

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蠆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冦國王宗儔、魏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幷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潛。潛引凶徒。其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于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剌覩。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冤燕邸之戮。姑致郭鄴之囚。詢諸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王。與男按春阿辛。幷公主。皆賜自盡。仍有司依禮收葬。仍爲輟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爲之終夕不安寢云。

唐世辟僚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稾。羅隱湘南雜稾。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善故相韋執誼攝軍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牌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實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升官緒。寓居霅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温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効公方。倘聞佐理之能。豈愧超昇之奬。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

後衛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今藏于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于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爲勘校其所作山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免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

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徵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羣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衡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于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眞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齊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甯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甯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于白柰。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奉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羽衞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于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于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何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于秋風。碧浪無情。甯解流傳于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壟雲鑠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甯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罔劣。論功書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之體如此耳。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于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于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

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于是也。黃魯直題摩崖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至矣。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之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惟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伹某太山老叟。東海眞仙。溜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爽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游。有羨門生欲謁巨公于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

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方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眞正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敍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于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

云。於其黨以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于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地。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楓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眞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后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已實。不閒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申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偏。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髫學。早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卽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昭鑑。首尾敍實

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擇常稱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申謝。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教。見堯於牆。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甯而偏覆。明見萬里。將大混于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于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稅駕清華之地。瀛山抱繫。即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注于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鈍。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于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繇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勘廣廈細旃之講。眞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于校尉。汲黯妄發。敢歎薄于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于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于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煩。

擒鬼章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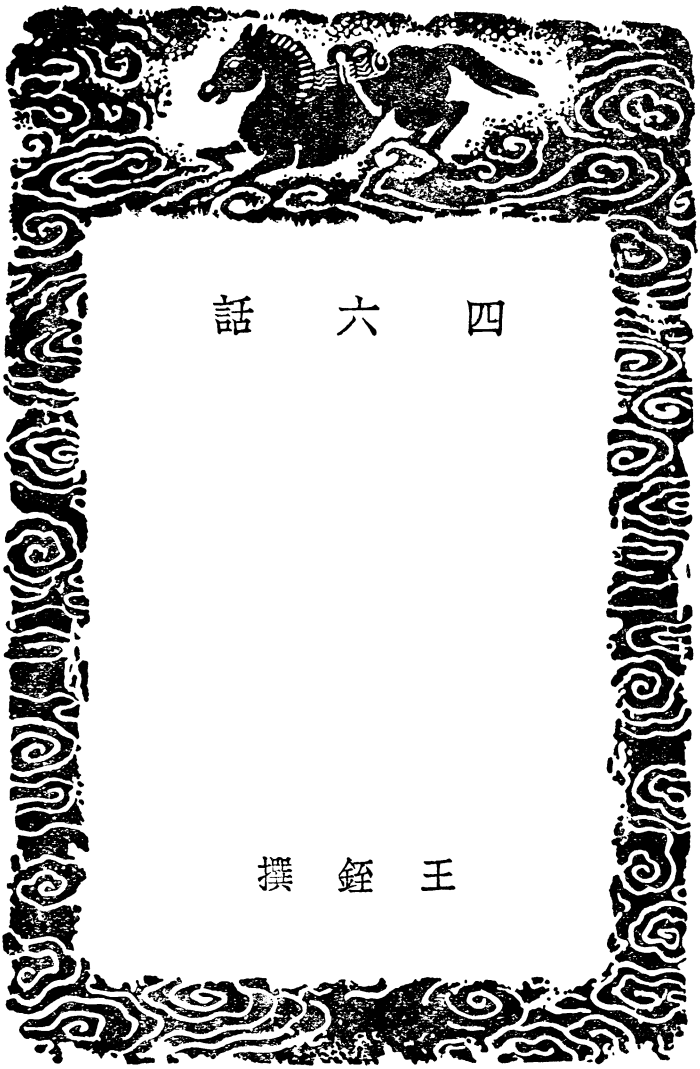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獵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coming氏之志。

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于初，而績効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眞給事在臨安所刻，幷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右稱右臂，正是好處，卻刪去之，豈不可惜。惟成都石本法帖眞蹟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甯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爲妄人所誤。季眞、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爲艱，社稷之衞，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屛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衞，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屛予一人，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于太平，永爲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以異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歷以河北三鎭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宏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鎭，幽於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徙田宏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

宏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允、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逾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記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爲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卽大位。及此二年。無革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鎭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奬太深。讒謗竝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瀆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



四六話

王銍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百川本最早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四庫提要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四六話二卷宋王銍撰銍有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其書皆評論宋人表啓之文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錢鏐賀昭宗更名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者當時以爲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彌競精切故銍之所論亦但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至周必大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爲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等之論導之也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如詩家之有句圖未可廢也上卷之末載其父素爲滕甫辨謗乞郡劄子誤刻蘇軾集中銍據素手迹殆必不誣今軾集仍載此文蓋失於釐正此亦足以資考訂焉

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荊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鉉每侍教誨。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温、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與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檃栝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亦繇仁宗之世。太平間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礲。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鉉類次先子所謂詩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鉉所聞於交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老成雖遠。典刑尚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

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爲之序。欲自知爲文之難。不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欲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銍序。

四六話上

宋　王銍撰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怜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踉踉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翯翯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蘆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楊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卻此賊。

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耆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作披山。一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澀。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弃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侏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侏。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歧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荊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

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眞罷相表也。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誥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穎州。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處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

無艷賀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歧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寔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炳亮三世救寧四方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愼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

脰.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唐張藉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爲從事.藉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孫貫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不之異.輿情百樂.輿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孝之意也.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邵鄨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圻輿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啓也.

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卻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

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眞可憎惡爾。明略賀安厚卿啓曰。遠離門牆。遁迹江湖之外。闊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嵓邑。信塞馬之依風。曄然晨光。照此蔀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潛責房州倅。謝執政啓云。賤貧於有道之邦。自知愧恥。負犯於可封之日。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己。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陜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卻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睟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覺容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宋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奬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對。恩不報而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饟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徑除宰屬。忽除怨府。升寘儒林。未勉螢窻之瞳。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偸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堇療飢。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蕚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

王字也。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切也。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荆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答以啓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卨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勑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嘆。諷味之。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荊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荊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鄧温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荊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能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京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載於此。曰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己。既恃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踈愚。積成仇怨。一日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攻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年。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在於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察。或誣臣以黨奸。欲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幸賴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移節鎮。昨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又已到任。官

爲近侍。理合朝參。實欲敍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況臣素無黨援。唯祈一望清光。今者纔入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傍徨。不知所措。尋觀誥意。復領裝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冒天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之眷。緣緣筠州闕次。尙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僥覬。更求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皇帝陛下。愍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改授臣穎壽湖潤一郡。稍便醫藥。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然後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鄰之父老。區區之願。求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僊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先子爲滕作陳情表。手簡尙在。今乃誤印在東坡市本文內。

四六話下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冤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焦中之鹿奚辨其眞採頷下之珠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劒佩而肅鶯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

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父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誥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虫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劉丞相摯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子跂以啓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衞公夢於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一本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王荊公與吳沖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己爲相。已爲相。沖卿遂擺其跡。欲與荊公異。力薦與荊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荊公家事。荊公兄弟不和事。荊公去而不復召者。沖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聞之時。而雖明昭晳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遬。所謂邇言易聞。乃謂沖卿也。未幾。沖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與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

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荊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質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王文恪公陶瞢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淸。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尙恥於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啓。王异除館職。作啓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答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异啓曰。盛文奉還。且告留取頭。

唐張巡之守濉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預遊西蜀。追騄駬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曾井鳩翔。老堞龍攫。皆文武雄健。志氣

不衰。眞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卻進之。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服其切當。

令狐楚相自河南召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以馬死畏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據。公援筆判曰。厩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鎭三城。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鬬於郡境。一死之。羣雞夜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馹勞之。卽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偶其亡乎。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曾魯公雖年八十。筆勢尙雄。曾子宣謫守鄱陽。手寫一柬慰之云。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楊經臣維嘗愛而誦之。曰此非知其然而爲之。神驅於氣。使爲之也。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先子嘗言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温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問。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眞道荊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

鄧左轄温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册。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陞潁州爲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龍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燾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輿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

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算。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誥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盆。丁晉公南遷。作南岳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袞。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成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代書。成則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祕書省正字。爲賞典。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

祐初。温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温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講筵而進讀。目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秖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資治通鑑成。温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後者是也。温公以簡謝淳父云。眞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温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全帛之奢。雨下墊巾。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

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仁宗聖性節儉。方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變俗。而稱此聯爾。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爲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鄧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愼修掌記室手表愼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略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卽乞徐元楀元楀方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楀其潘愼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聽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愼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衙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衞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千戶後連劄子云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楀右贊善大夫潘愼修並令往李煜處而楊大年作愼修誌文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摸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凡兵火亡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作愼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爲上介思喬木於故國尚見世臣曳長裾於王門兼掌記室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

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捨而行藏自遂蓍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温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敍致惓愊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赧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撫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敍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耶非耶今既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庶民久屈散地未嘗隕穫故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捨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蓍龜之先見今日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竢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温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温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神宗初卽位王介甫劉攽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爲言

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忮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履。是匪難能。懲於羹而吹虀。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

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塤篪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章子厚啓。報國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蓋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即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看駕。既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靑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典論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詳

七一三〇上